

程

昭代芳摹卷之三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丙午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諭之曰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爲明苛刻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

二月黃河北徙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日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
蒙古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置兩淮都轉運鹽
使司。○三月蜀明玉珍卒子昇嗣。
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

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騾港夜率
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遁去達宿兵城上民
皆安堵令指揮蔡僊華雲龍守其城達率兵取興
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
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寇

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肯進兵至是
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我師克濠州

先是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
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審成敗之勢察
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況濠梁吾主上祖
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謁陵之心無時
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泰州攻高郵取淮
安狗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願

閣下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濠城使吾主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里父老之望。竊又為閣下籌之。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所惡聞也。濟得書不報。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以雲梯砲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

高皇帝如濠州

帝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帝近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帝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諸父老宴飲極歡。帝又曰。

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
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皆歡醉而
去。

方國珍遣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
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我師克安豐。

初，帝往濠州，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
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

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宜
令遣兵絕其餉道。竹貞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
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
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
三萬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
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
餘丈，城壞遂破之。○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
保欲侵徐州，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參政應援。
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達克安豐，卽

分兵趨徐州既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五月 帝還自濠州

帝還論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
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
郡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以
遂生業 帝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
曩者羣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
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
者咸謂政事縱弛親昵奸回民心離怨而費用無

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
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卿
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

庚戌拓建康城

命劉基卜地於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
命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
師伐張士誠

李善長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
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

博士許存
仁進講洪
範休咎徵
之應上曰
上下交修
斯為格天
之本

洪武 五

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下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上喜顧達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集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善撫恤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

爲戒約人給一紙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上曰不然士誠與張天驕潘原明相爲手足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羽翼旣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必叛從張氏以論此言

常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至太湖，常遇春擊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梅，擒之。張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與張天驕分兵三路以拒我師。達遣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驕，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扼其城，士誠遣朱暹、王晟、戴茂、呂珍、李茂及其第五子率兵六萬來援，屯

城東之舊館，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以絕舊館之援。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

蒙古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八

郡○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爲浙江行省左丞相○
星孛於東北

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上論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
今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
其西使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
方略

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劔閣

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
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上笑曰蜀
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徒恃山川之險誇其富
饒此豈自天而降耶

冬十一月我師克湖州

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與
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遇春由別港追襲
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
衆軍散走遇春兵攻烏鎮徐達復攻昇山水寨士

誠五太子盛兵來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爲之奪氣十一月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於湖州城下李伯昇出降

我師克杭州

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

合兵圍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卽降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潘原明懼遣方彝詣軍門請納款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旣入于職方願溥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李勝奉士誠所授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文忠進

原明等宣 帝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送
英震建康 帝誅蔣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
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守舊城從朱文忠節制
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
千戶陳清李遇守之○張士誠嘉興守將宋興以城
降○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
帥王勝降至吳江州圍其城叅政李福知州楊彝
降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士誠將竇義

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達遂進
兵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
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
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
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
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每層施弓弩火銃于
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震恐有楊茂者無錫
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
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

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十二月，陞右丞朱文忠為杭州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定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建廟社立宮室。

謂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下，稱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

亂由是起。吾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新殿成，命博士熊鼎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殿壁。又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年，小明王殂。

丁未，吳元年三月，俞通海敗張士誠兵於滅渡橋，復提兵桃花塢，蕩其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

上幸其第，揮淚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

復臨幸，哭之慟。

追封號國公，配享太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九月朔，命參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旣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帝以

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吾兵下姑蘇，卽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不然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爲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爲豪傑所笑也。方國珍大懼，爲汎海計。至是，命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先是，命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

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
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制之
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
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茲設文武
二科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
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
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
求實效不尚虛文

太廟成

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廟在宮城
東南皆南向

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 上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
至是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
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
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
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

然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旣久欲突圍以戰至閭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復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

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禍福興亡之計願公安意聽之昔項羽喑啞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羿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

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
 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
 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吾亦甚
 恨無及然則今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
 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
 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於姑
 孰鏖於鄱陽陳友諒欲舉火燒江右之船天乃反
 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
 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

中起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令一介之使疾走
 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亦不失為萬戶侯
 況嘗許以寶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
 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卒
 狐疑莫能決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
 禦之兵稍却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
 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
 時城圍既久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徐
 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

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率眾渡橋。進薄城下。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柵。以傑知不能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士誠妻劉氏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士誠獨坐室。

中左右皆散走。士誠距戶。自李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中。凡獲其官屬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上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

我師克無錫

胡廷瑞等率兵攻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莫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固守將誰為況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我師克台州

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死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與善門走

黃岩亮祖入其城遂狗下仙居諸縣

新內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宮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為雕飾

四月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淚下不止謂起居注詹同日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三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

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能仰視

冬十月蒙古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置

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以劉基爲太史院史

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定國子學官制

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去疾爲副將軍帥師討方國

珍于慶元○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

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闡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職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未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

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卽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旣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

卷而下。諸將皆曰。善。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帝親祭上下神祇于北門之屯里山。祝畢。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檄諭齊魯河洛燕趙幽薊秦晉之人。

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時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秦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兄收弟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又加以宰相

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弃之之時也當此之時天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今十有三年西

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叅政趙德隨征
 ○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上遣世子
 次子往臨
 濠謁陵墓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

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人畏服懋建乃勛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徐達師至淮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帝遣徐唐臣李侍儀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

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唐臣等至沂州宣令其子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爲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宣卽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卽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

公印出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

湯和克慶元。

朱亮祖自黃岩進兵溫州，陳於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晡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遂率舟師襲方明善於樂清之盤嶼，敗之，湯

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下乘海州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率餘衆入海，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

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

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朱亮祖兵至黃岩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送至建康於是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率眾來歸悉從原宥方國珍及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於軍門送京師入見上諭之曰汝獻款已久何為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

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惟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上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為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爾之所為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其自安國珍頓首謝以為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圜丘成○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似為太遲今於冬至亦為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將入梓基與

上郊天沐
浴畢出觀
圜丘

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上覽之，謂基曰：「曆數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徐達克益都

先是，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軍於黃河扼衝，要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

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徐達命平章韓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卽督兵填壩，攻其城，拔之。執平章老保與白知院等，普顏不花不屈死，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帝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謂起居注熊鼎曰：「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及是始成，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

汪興祖下兗州以東州縣

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弃城遁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孔子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

地降命指揮陳勝守之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必須固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

胡廷瑞克邵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汪興祖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弃城遁

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先是善長等勸上皇帝位上未之許善長等

力請曰。陛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於人心。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訕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欽惟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奉璽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束身而受縛。旣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臨御于宸居。俯從衆請。早定尊稱。帝曰。始吾卽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卽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羣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以爲民主。殿下之卽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旣誅項籍。群下勸進。亦不違其請。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著於四方感於生民願爲天下計
早狗羣臣之請。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
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
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胡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疇出降○敕征南將
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中書
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卽位禮儀○大將軍徐
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

諭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
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

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
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
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
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
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元平

章曲出領兵出南門拒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
是夜參政表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蟻附
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部門擊
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
枕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遁去參
政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栢鐵木兒積薪樓下殺
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湯和入省署撫
輯軍民

上出觀園丘世子從行

末

○上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
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勞四體樹五穀身不
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
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
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
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
節使之不至于饑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
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濠梁帝待
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
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
伺間作亂至是帝閱兵三門出外榮與繼祖伏
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
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典所
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即誅繫于
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
以處之常遇春日榮等凶悖一旦忘恩謀為亂
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

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偽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駭沙，沂大江，侵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討之。至鎮江，寇已遁去。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縱兵夾擊，大破之，獲士卒二千。

○寇退，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歎久之。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枕，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漢，犬軍屢出，東藩竟無擾。皆良為之捍蔽也。

○上因久不雨，日減膳素食，調近臣吳去病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惧其煩擾于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備已，誠于愛民。

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昭代芳墓卷之四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我太祖高皇帝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追尊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大誥天下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旣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拔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

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勉狗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卽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

改宣徽院爲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蒙古典化，守將葉萬戶、奔州遁者，民李子成率衆詣湯和降，大宴羣臣於奉天殿。

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
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
爲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
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
伐四方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
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
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
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上曰堯舜聖人處無
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

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上又諭羣臣曰忠臣
愛君讜言爲國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
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
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徒唯唯非
人臣事君之義也

帝自舊內遷新宮○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帝曰昔聞中
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
子爲之帝曰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

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且選名儒爲之賓友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

上欲置璽
適賈浮海
至以玉獻
上卽命製
璽一圭一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諭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諭曰爾諸大臣旣受封爵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古人致敬器於座側以戒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

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群臣皆拜謝而退。

○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懼鋒鏑者多，常惻然於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

之，無以盡生息之道。且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如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

中丞章溢

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從子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賊聞，溢名大喜，問計，溢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溢，溢夜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

上與儒臣論學術，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又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論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

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夫善政在於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

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叅政陳子琦備禦甚堅。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眾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所犯。

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卽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乃退於省堂按劍

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叅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爲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二月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

稷園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秦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合歲凡九祭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妄得有九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自漢武用祠官寬紆議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禮如

祀天而後世宗之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今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祀其時武王親盡當祀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立四廟於長安太世終唐之世常為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崇寧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今擬四代各為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曰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祗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祭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

社必及稷所以為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為羣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為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

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

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詔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

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

孔訥篤學恭謹善詩工書襲衍聖公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為異耳遂著為令

禁士民易姓氏為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常遇

春克東昌及所屬荏平等縣皆降

楊璟遣千戶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賊眾千餘據險拒

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遂下其城留兵守之

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

伐○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

東○命中書議役法

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

足之名曰均工夫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

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

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

不急之務浮汎之役宜罷之

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拒命而

叛達等遂進師攻之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

士填壩以進，俞勝遁去。達等率師趨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樞密院判脫歡。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於各廟。上

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富有天下，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諭侍臣審察讒佞。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
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
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上諭侍御史
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
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
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
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
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
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

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
無實者亦略而不究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
月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
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
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中櫛
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
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卿等爲纂修女戒

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真遣使奉表迎降，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謂劉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由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闔關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柯嘏論古法耶，

斬州進竹簟却之。
廖永忠師至廣東，何真率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誅之，廣州平。

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肉，遂與其徒皆棄市。廣州既平，永忠遂進兵取廣西。

○時近臣言山東旧有良塲可舉上曰銀塲之弊利民少而損民多况今彫瘵之餘豈可重勞民力

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鄧愈至南陽蒙古叅政王國寶副樞喬珍等以城降○徐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上嘗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淝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

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彝聞徐達至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熟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嘗感上歸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

其陣輒膽落不能戰。故奔投至此。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復受命。克彝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等率步騎自中灤進取河南。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

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子孫。

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旣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衆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河南平。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歎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豈可得乎

楊璟克永州

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命指揮胡海洋等於

各門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死胡海洋等踰城入叅政張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就執於是未陽等州皆遣人降

蒙古守鞏縣孟夏寨叅政李成守福昌知院張興守鈞州以將哈喇魯守許州右丞謝孚皆來降○常遇春下汝州遂下邾縣○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守將脫目帖木兒弃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

洋為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叅政，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郭德成子興弟事上為驍騎舍人，性明爽，見幾避禍，以酒自放。上一日召授都督，懇辭不受。上變色曰：朕念爾親且舊，兄弟皆登列侯，而爾獨未顯，故畀爾職，何辭為？德成免冠泣拜曰：臣性狂愚，懶慢，耽酒嗜臥，儻位高祿重，必任職司事，苟不理，上殺我也。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上大喜曰：善人，舉能若此，吾刑可措矣。德成嘗侍宴後苑，醉匍匐免冠謝髮禿落且盡，上笑謂寧妃曰：汝兄醉風漢，毛髮如此，非過酒耶？德成嘗見其兄弟征鎮四友，逾年不得歸，輒

笑其以虛名受辛苦，曾如我飲中樂耶？已而黨事起，死者相屬。德成益狂蕩不檢，以壽終。

廖永忠等克廣西梧州等州。

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伺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翔赴水死。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橫鬱林等州郡以次皆降。車駕至汴梁。

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上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逾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上勞之曰：將軍帥師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其後，取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

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其成其敗，俱係於天，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蒙古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叅政張彬屯西關，亮祖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

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開口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兒吉尼勢窮，感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指揮使吳與寧等率眾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

攻城，爲守者所詬。嘗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眾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叅政那海遣使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率師討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墨氣起。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勅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養鋒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緒今軍中士卒皆鼓勇思奮況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矣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以俟征進徐達遂檄張興祖韓政孫興祖高顯等會於東昌

閏七月徐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傅友德遊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為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浚開以通舟師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青州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廣東何真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叅政。

何真者，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弃官歸鄉里。邑人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舉義兵，擒仲玉，成築砦自守。真募人能搏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慚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獲駕轉輪車上，成以爲將烹已也。真置奴於鑊，使奴妻炊火，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聞，廖永忠師至，籍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詣京師。上褒真曰：

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卿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不血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矣。授真江西叅政，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閩地悉平。○以張正常爲真人，去天師之號。

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北遁，開平。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達進兵至通

州營於河東岸常遇春營於河西岸達命衛吏田中爲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衆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

元主聞報大懼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啣瑩求活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

建德門往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修築通州城

八月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爲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填壕登城而入執其監國宗室淮至帖木兒卜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右丞相張康伯等戮之并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

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千餘人守之宮人
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皆安
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
山來降達遣指揮鄧捍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顯
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
邏古北諸隘口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初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
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

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卽捕治之宦者監工
匠不肅基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目畏基
會中書都事李彬好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
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
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于神而誅彬之報
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
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還怨基者多訴
於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上皆不聽
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遣官釋
莫先師
孔子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
○大赦天下○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
取山西○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將
兵略大同○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故金時舊基也
○下詔求賢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
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
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
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岩穴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

帝幸北
京

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
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擢用焉

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叅政傅友德等率兵北
平取未下州郡○都督張興祖下永北○副將軍常
遇春下保定中山府遂帥師趨真定○十月大將軍
徐達下河間府○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取懷
慶澤州下潞州○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
克雄州○命毀蒙古水晶宮刻漏
召劉基還京師

手詔曰爾昔從朕於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塵戰砲聲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同盟勳冊庶不負昔者之多難基至京詔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青雲起卽伏兵有黑雲起者

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啣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詣所指地果有雲氣如基言竟拔其城所謂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此一徵也

上嘗詰責李善長基曰善長勳舊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上欲相楊憲憲與基素厚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木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其人褊淺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上曰吾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嫉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未見其可也

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定諸祀典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封孔希學為衍聖公孔希大為曲阜知縣皆世襲

徐達克趙州○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來春舉行籍田禮○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十二月徐

達克太原蒙古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

帝還南京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由是率兵出雁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徐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

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

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遣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待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踣一足踰帳後出乘驕馬從十八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降擴廓帖木兒遂走其肅。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定三師朝東宮儀。

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遣符寶郎僕斯以卽

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賜璽書高麗國王王顥

知之。○遣知府易濟奉詔以卽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示安南知之。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

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俾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

上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僊也。濂對曰：漢武好神僊，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帝初登極，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晦，及祭告，上祝曰：如臣可為生民主，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至日，天宇澄清，香霧凝結，獨露中，星此天開景運之徵也。

○上未立后時，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時嘗助上規畫，動合事機。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所付母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顛者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上曰：爾言深合吾意，及冊立為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庶幾，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恐饑餓，懷糗餌食。

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為郭氏所疑經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為獻朕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于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詎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之貧賤乎朕復為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朝罷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餘萬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分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傾貨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并免所逋上以定鼎金陵每以六朝國祚不永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視之謂群臣曰汴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弊不可重勞興築也罷之又言遷于長安以漕運艱難而

止監察御史胡子拱請遷都關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翰林脩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地官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日在德不在險也復止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

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弭矢惟習于武夫。至是詔太學。及郡學。諸生習射。

○上親祀地祗畢。時有老者。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帝。皇帝。梅梢在此。上驚曰。微汝自號。幾忘汝矣。即日召見。賞賚不貲。梅梢者。操舟為業。上與陳

氏鏖戰。鄱陽流矢相及。梅梢急撤御座。得免。上深德之。登寶極。賞功。微勞必錄。獨忘梅梢。梢老病

居家。目已失明。至是乃蒙恩賞焉。

○上製玉圖書。以螭龍為紐。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金陵城完。上與劉基同閱視。上曰。城高若此。非人可踰。基曰。殊非燕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陵。遂符此讖。

○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開檄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

昭代芳摹卷之五

武原臣徐昌治述

太祖高皇帝

己酉。洪武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

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

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

步急則蹶。茲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

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

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

命立功臣廟於鷄鳴山

置河間長
蘆撫運使

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米英胡
大海馮國用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
復茅成孫興祖
凡二十有一人

定太廟功臣侑享

時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
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罷永安而徐常李
鄧湯沐六王
候其卒進侑

命有司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

以危素謫和州

素仕元為翰林學士與黃準約同死難竟背之徐

達下燕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為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上問為

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

懼頓首上曰汝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

闕廟去遂謫和州

上與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僧

揚璉真伽奏毀宋會稽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

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又截理宗頂骨

爲西僧飲器天下莫不傷心。上歎息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元非世仇，乘其弱而取之，復肆酷如是耶？卽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而厝於京城之南。

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卿當體之。

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京河南潼關唐鄧光息

等處稅糧。○遣使以卽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副將軍常遇春師至大同，蒙古守將竹貞等棄城走。○諭宰臣更議朝賀三呼之禮。

二月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忤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爲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人同爲纂修，開局於天界寺。

崇寧縣有貝瓊隱居爰山博通經史尤工於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教博士

學士王禕幼秀爽奇敏及長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潛元政亂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岩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近徵署中書省椽商略機務上每稱子克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為四言詩授太子進平江西頌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

詔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遣太常寺行祭告禮○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田于南郊○夏久不雨

上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蓆露坐晝曝於日頃刻弗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奉楹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遣副將軍常遇春為宗異先渡河趨陝西

大將軍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為西安府時關中既附民饑上聞之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克鳳翔蒙古古守衛李思齊奔臨洮○夏四月大將軍徐達克隴州遂克秦州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大將軍徐達師至鞏昌蒙古守將梁于中汪靈真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遣馮宗異征臨洮都督副使顧時參政戴德征蘭州○都督顧時等克蘭州○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蒙古守將李

思齊降徐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

初思齊在鳳翔上以書諭之思齊見書有降意

至是宗異師至遂與臨洮降報捷京師上覽畢即遣使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納降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李思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大將軍徐達克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徐

達克會州以叅隨黎宗文署州事

遣使持詔以卽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吐蕃安以明守之○蒙古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而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出迎匍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逮暮卽以兵劫

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薛顯被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謂然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於是右副將軍馮宗異叅政傅友德聞張良臣叛率師自臨洮至涇州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都督副使顧時略其北叅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僉事陳德略其南

詔追封皇外祖考爲楊王妣爲楊王夫人並建廟于

太廟之東以時奉祀

楊王姓陳氏世為維陽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晝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今夜有舟來載也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弃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居數日事將洩

皆徬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祈禱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陽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皇太后年九十九歲卒

常遇春克開平

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平章李文忠輔之敗故元將江文靖兵于錦川元丞相也速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日元兵

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兵，大破之，擒其丞相脫太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薊北悉平。

以宋濂爲翰林院學士。

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次柳河川，以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

七月七日，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聞，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上親製

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

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番，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太廟，肖像祀于功臣廟，位階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王太子妃。後勅葬遇春于鍾山之陰。

廣西左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岑漢忠爲來安府知府，萬世鐵爲向武州知州，黃英衍爲太平知府，黃忽

都為思明府知府趙帖堅為龍州知州皆世襲
蒙古將王保保遣部將韓札兒攻原州救慶陽徐達
遣都督馮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

宗異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
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
欲以搃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
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引兵討之
札兒走

蜀明昇遣使來貢

蒙古兵寇大同平章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
時慶陽未下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
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
與若等受命而來闔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
也今大同甚急若俟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
代出雁門至馬邑適遊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
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又擒黠
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兵乃身引數騎
入山察視之營於漫地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間道

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伯列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為動頃之度其饑疲乃分軍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伯列詣軍門文忠命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伯列至京師上曰彼亦為其主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賜冠帶衣服

八月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馭之以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為非也乃定制內使監

尚酒尚醋尚藥尚酒局御馬御用二司內府庫內倉監及置東宮典璽典翰典膳典服典藥典乘六局又置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官東宮春和門東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及各人數有差

元史成

傳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
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
下大亂其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
上帥師下 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子定豫章
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
也且久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為
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
諒圍豫章三月不解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
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
南康 上因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
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
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
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
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解圍中曰
當在七月丙戌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
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
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祭酒陶凱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為文千
言汨汨不見艱難意初遊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
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
典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

徐達克慶陽誅張良臣

初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於東原令馮宗異湯和
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
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
時王保保自寧夏遣竹筈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
寧夏求援邏獲斬之以狗城下張良臣復乘大風
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初良臣之復叛也

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爲羽翼姚暉葛行之徒爲牙爪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等知事不濟爭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勒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

蒙古部將賀宗哲掠蘭州大將軍徐達遣馮宗異擊遁之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

吐蕃寇臨洮守河原指揮韋正擊降之諸郡土酋皆來降○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

甘露降於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

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羣臣皆

頓首謝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異之故宋濂對曰受命不于其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

其仁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甚條析至問廷臣藏否第言其善者詩文每寓忠告且深密不洩禁中

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命圖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

鳴山功臣廟

詔郡縣立學校

詔曰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

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

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府學設教

授一員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

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大斗有司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北征還入見上慰勞之

右副將軍馮宗異還京師

宗異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

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闡

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其勳爵姑

置之

設河東陝西都轉運司。○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於奉天殿。

庚戌三年春正月命徐達等征沙漠。

先是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遂寇蘭州圍城數重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將兵援之遇保保兵于馬蘭灘戰敗被執不屈遇害復命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鄧愈湯和為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帝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

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王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西安鳳翔二府饑命戶部往賑之

戶部奏須運粟以濟 上惻然曰民日暮待食若

須運粟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

其患益甚。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

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以太常卿胡惟庸為中書省叅知政事。

二月，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上見後苑集雀郊翼有感而然。

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

祭。○命製朝服公服，以賜百官。○三月，免應天徽州

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宜三事，命中書省采行之。

其一，謂西北餘孽未平，一有警息，調兵轉粟，事難

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

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

番。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

內地。其三，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十年

之間，耕桑之地變為草莽。為今之計，莫若許復業

之民墾田，外餘荒蕪田土，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

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於官種外，與之置

倉。中外收受，則中原漸至殷實。少蘇

轉運之勞，流移人民，亦得永安田野。

吳良在鎮，仁勇不妄刑殺，儉素自持，食不二味，聲

色貨利，泊無所嗜，夜宿城樓，枕戈警備，獎利名節，

鼎新學宮，崇尚士習，絃誦相聞，官無

囂訟，屯田平徭，禁惰誥奸，封境帖然。

夏四月乙丑冊封諸皇子為王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奮起淮右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曩者命大將軍徐達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一二年間海宇清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吐蕃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徐達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

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子之

封所宜早定爰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棧為秦王第三子櫛為晉王第四子為燕王第五子肅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博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蜀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從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

大將軍徐達及王保保戰於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和林

以封達諸王告太廟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整眾出戰諸將爭奮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鄭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巖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保保僅

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

置弘文館以胡鉉為學士命劉基危素任本中晁稼皆兼學士

置磨勘司
綜核天下
章奏

大學士朱善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益奮力讀書著詩經解願史輯事繼母孝江西亂奉繼母展匿山中洪武初為郡學教授後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

五月大將軍徐達遣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而自將攻興元○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詔設科舉取士

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等入連雲棧合攻興元

蒙古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先死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

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即督兵兼程以進遇

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

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冊

鎮圭與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

數十騎遁去。文忠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上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亡。因謂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

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餘本

詔封蒙古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帝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代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

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買的里八刺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於龍山，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

命翰林學士張呂寧副使牛諒封安南國王。

呂寧元進士，詔起爲翰林學士。帝親製誥命錫之，遣使安南。時國王已逝，國人請以詔印封王之。子呂寧守禮不從，將詔印實封還奏。帝大悅，以其有用，夏變夷之智，舍生取義之節，降璽書製

詩十首褒之。

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爲，不合於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觀羣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旣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

邊場勞我師旅。今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於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

至。朕憐帝王之後，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虧。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

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蒙古所授金銀牌印宣勅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

秋七月朔，續修元史成。○大都督同知康茂才卒。

禮部尚書陶凱請進膳日舉樂，不許。

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爲飾。○禮部尚書崔亮

遣使葬宋
理宗頂骨
于紹興永
穆陵

請宗廟祭祀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從之。○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骸。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詔翰林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著爲令。○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遣使致書于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書曰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

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十一月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詔大封功臣。

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

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
 誥、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
 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論之曰、汝等咸聽朕言、
 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籌之
 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
 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
 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
 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動居多、此二人者、
 已列功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

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
 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
進封李善長太

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

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

公、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

侯、廖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穎川侯、趙庸南

雄侯、楊璟營陽侯、
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

侯、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

安侯、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

江侯、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朱亮

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
俞通淵南安侯、康

茂才子鐸、斬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志六

安侯、鄭遇春榮陽侯、
曹良臣宣寧侯、曹彬

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

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

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以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徧賜諸大臣功臣綺帛有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俞通海、魏國公、丁德、

與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按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誥文，皆鑄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初欲制鐵券而未有

定制，聞台州民錢允一者，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

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為七等，剖而為二，一頒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封汪與祖為東勝侯，既而有人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

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薛顯封為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諭諸將

曰：右丞薛顯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勇略意氣，可謂奇男子。然要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

馬軍，此罪難恕。又殺千戶吳富，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刑，恐人

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封以侯爵，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

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

上諭馮勝曰：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違令，聞朕，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

其所故爾。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為卿言。自後

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効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

徐司馬係揚州人，九歲弃道旁，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

司馬好文學，謙恭禮下，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得人歡心。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及卒，家

洪武 二十三 口男

無餘貲稱
賢將云

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也 上嘉納之

大宴功臣

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艱難故戒勉也 祭戰沒功臣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
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
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其
父母妻子

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

凡天下行省十三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
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
至臨洮北
至北平

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

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
忽復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
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於晨昏謁見
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
廟祭祀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
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
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天
長
十
年

卷
五

知
府

程